

麦香时节

段邦芹

时间一闯进夏季,麦子就像有人催着似的,蹭蹭往熟里长。

没几日,田野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风过时,麦浪一层叠着一层,裹着新麦的清香漫过来,连空气都变得沉甸甸、甜丝丝的。布谷鸟在枝头跳着脚叫着“布谷、布谷——”,一声声,把麦收的日子拽得越来越近。

小时候,我的麦收总跟着农忙假一块儿来。麦地里,大人们的身影起伏伏,镰刀闪着光;晒场上,脱粒机“轰隆隆”地响,麦子堆成小山。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不闲着,天不亮就揣着口袋往麦地跑,眼睛瞪得溜圆,专找那些从镰刀下“溜”走的麦穗。一个假期下来,大家袋子里都能攒下十多斤麦子,能让自家的炊烟里多飘几缕麦香。

那时候,麦子是集体的,缴公粮、留种子后,能分到各家的就只剩个底

儿。家里偶尔能吃顿白面馒头,攥在手里半天舍不得下口,那香味儿能在舌尖绕好几天。

白面馒头的香气,勾着我们天天往地里跑。可当时,集体的麦茬地里就算有漏下的麦穗,就算发霉、发芽了也不能随便捡。我们这群孩子每天摸黑起床,踩着露水往地里赶,赶在社员上工前结束“战斗”。正道不敢走,就绕道田边的沟渠。

麦茬地里静悄悄,谁也不说话。大家眼睛盯着地上,看见一个麦穗就像捡到宝贝,手指麻利地掐下来,生怕动静大了惊动了谁。太阳爬到头顶时,袋子沉甸甸的,怎么带回家又成了难题。村干部在路口守着,要是被逮着,一袋麦穗就得充公。我们只好躲进地头的小树林,派个眼尖的爬到树上望风,看路上没人了,赶紧背起袋子往家跑。

村子在河对岸,村口的桥头总有

“眼线”,我们只能绕道走邻村的桥。有一回,天黑了我们背着麦穗往回赶,路过一户人家,门突然“哐当”一声开了,一条大黄狗窜出来,“汪汪”地追着我们叫。大家吓得魂都飞了,撒腿就跑。

我年纪最小,落在了后面,狗叫声越来越近,感觉热乎乎的鼻息都喷到了后颈窝,吓得我“哇”地哭出声来。哭声惊动了大黄狗主人,喝住了狗,我才连滚带爬跟上队伍。领头的大孩子回头瞪我:“哭啥!你这一嗓子,全村都知道我们拾麦穗了!”我抹着眼泪,手里还死死攥着扎口袋的绳子。

真正“投身”麦收里,是在师范大学毕业后。那时,田地已分到了各家,我在乡中学教书,麦收假一到,就赶紧回家。每天,天不亮就跟着父母下地,镰刀磨得手心发烫,腰弯得像虾米,背麦捆时绳子勒进肉里,装车时爬到麦垛上,眼镜滑到鼻尖上也没空

推。坐在拖拉机上押车时,麦芒往脖子里钻,风一吹,尘土沾得满脸都是,路人笑着喊“城里回来的先生”。我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黑得像刚从土堆里爬出来。收完麦,镜子里的我又瘦又黑,连亲娘都打趣:“看,把你晒成麦粒了。”

那些年的麦收,总裹着汗珠子的咸,藏着腰杆子的酸。如今,站在田埂上,麦浪还是一片金黄,却换了模样。收割机“突突”地跑着,吞进金黄的麦穗,吐出饱满的麦粒,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甜。人们坐在树荫下,摇着蒲扇唠家常,日子就像天上的云,悠闲得很。学校早没了农忙假,孩子们在教室里读书,再也不用蹚过水渠,不用怕狗追,不用藏着掖着拾麦穗。

风又吹过田野,麦香随风飘荡,这麦香里,少了汗水的苦涩,多了丰收的甘甜。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公鸡破晓,朝霞遍地,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刘贤和刘武陪同刘启吃过早饭,一起移步到飘零阁饮茶。刘贤哪有心思饮茶,只是一味地想着找借口离开。刘启见他如此,心中暗笑,问道:“贤弟好像有心思啊!”

刘武笑道:“必是想那女子了。”刘贤尴尬地摆手道:“太子殿下在此,我怎敢存那心思?”

刘启左手端起茶杯,右手拿着杯盖轻轻地在杯口滑动着道:“你说那女子唤作吴惟珊,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刘贤问道:“是谁?”刘武也向刘启看去。

刘启将杯盖扣在茶杯上,然后放在桌子上说道:“原淮南王刘长因犯谋逆之罪惹怒父皇,他的一个御史大夫因为替他求情而获罪入狱。这件事情两位贤弟可曾听说?”

刘武和刘贤都点头说知道。刘启盯着刘贤道:“贤弟可知吴惟珊的父亲叫什么?”

刘贤道:“这个我确实不知。”又向刘启和刘武解释道:“我也曾问过吴姑娘,但是她始终没有说。太子不会怀疑他是吴玺吧?”

刘启哈哈笑道:“贤弟多虑了,即使他是吴玺又如何,你难道忘了父皇已经将他特赦了?他虽愚忠,但是他的义举令人钦佩。我倒是真心想与他结交,贤弟愿意引荐否?”

刘贤道:“小弟自然是愿意的,只是,倘若吴姑娘的父亲不是太子想见之人,岂不扫兴?”

刘启道:“不见怎会知道,我们饮了这杯茶一起前往如何?”

刘武道:“你们去吧,公孙诤、羊胜等都在忘忧馆等着我呢。”

二人一起来到估星客栈,刘贤将刘启带到吴玺的房门前站定,用手敲了敲门门唤道:“吴老伯,我看你来了。”

房间内传出吴惟珊清脆的声音:“世子殿下请进。”

刘贤推开房门步入,刘启跟着走了进去。

吴惟珊正背对着大门用毛巾给父亲擦拭额头的汗水。擦拭完毕,转头向刘启看去,问道:“这位公子是?”

她这一回头,顿时让刘启瞧得呆了,心中只是在想:“世间竟有如此貌美的女子,天上的仙女也不过如此。”

刘贤答道:“这是太子殿下。”

吴惟珊的脸色“唰”地沉了下来,非但没有参拜施礼反而端坐在床上冷声道:“不知太子殿下所为何来?”

吴玺闻听太子刘启到来,挣扎欲起,奈何力不从心,只得欠身道:“不知太子殿下驾到,咳咳……请恕罪奴失礼了。”

刘启回过神来,暗自庆幸自己的手下没有行刺成功。他快步走上前去双手搀住吴玺的手臂道:“吴御史言重了,父皇早已经将你特赦了,今后休要再提罪奴二字。”

吴玺谢道:“多承圣上不责之恩。”

刘启快步上前搀扶吴玺平躺后向吴惟珊道:“想必吴姑娘与我有误会,贤弟已经和我说了,紫袍汉子居然敢假冒我的属下,我定当彻查清楚,给吴姑娘一个交代。”

吴惟珊冷哼了一声。吴玺责道:“珊儿,不可对太子殿下无礼!”

刘启道:“吴御史不要责怪吴姑娘了,她听那淫贼假冒我的属下,心中难免怪罪于我。”

蒲公英(外一首)

王兰芳

我把等待
站成一根笔直的灯盏
从清晨到黄昏
从含苞到白头

风来了又走
每一阵都不是你
我数过它们的方向
东南、西北。没有一缕
指向“跟我来”的那个地方

夜幕垂落
我收拢所有绒毛
把梦裹成一粒
不肯落地的种子

我不是没有翅膀——
没有你的方向
飞翔,是另一种囚禁

等待一次碰撞

他们说我是种子
其实我是一封
被拆开过无数次的情书

每个路过的小女孩
都在风中替我许愿
她们鼓起腮帮
却只吹走了封面

收件人,你认得我背上
那根看不见的弦吗?
只有你的手指
能弹出散落的音节

我把一生积攒的轻
押在一个不确定的方向
等待一场失重
用粉身碎骨——破译自由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